W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吴忠

西征红军进军吴忠地区（中）

韦州攻城之战

韦州城位于同心县下马关镇以北40公里处。韦州古城东、西两侧分别依托大罗山、青龙山形成天然屏障，扼守南北交通要道，自古便是边防重镇。古城平面近似正方形，东西长约540米，城门设于城东南，南门外建有瓮城。城墙高10米，墙顶宽4米，夯土层厚度8至12厘米；城墙四周共设马面49座，各马面间距43米。

1936年6月28日，红军第七十五师攻克下马关后，与红军第七十三师合兵，包围了下马关以北的韦州城。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十分看重韦州防务，他认为韦州距离银川更近，在军事、政治层面都占据关键位置。盐池、豫旺两县相继失守后，金积、灵武受到直接威胁。彼时韦州是宁夏东南部阻挡红军西征仅存的核心据点。当时驻守韦州的是马鸿逵骑兵第一团第三营，俗称“红马营”，营长为陈廷琳；另有保安团百余人、壮丁队约300人协防。红军抵达前，敌军已提前拆毁城外民房，收缩兵力入城坚守。城墙之上堆放石块、枕木，还备有棉团制成的火球，严防红军攀城攻城。

6月29日，红军第七十三师二五〇团参谋长在韦州康济寺古塔向城内观察敌情时，不幸中弹牺牲。

红军进驻下马关后，随即派员到韦州周边开展群众宣传工作。韦州保安司令苏廷瑞派遣壮丁队，将4名红军宣传工作人员抓捕。为争取和平解放韦州，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先后四次委派回族独立师师长马青年赴韦州谈判，均未能达成共识。7月3日夜，红军趁夜色发起攻城作战，一度架设云梯登上北城，击毙敌壮丁队长苏瑞琳。此次战斗战况惨烈，因城内守军火力猛烈，红军主动撤至城下，继续围困韦州城。城内守军人心惶惶，接连向马鸿逵发电求援。马鸿逵担忧韦州失守后金积、灵武、银川直接受到威胁，紧急调派援军：骑兵第一团（欠一个营）、骑兵第二团（欠一个营）、骑兵第三团（欠一个营）、骑兵第四团第一营、省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总兵力1300余人，配属迫击炮2门、机枪4挺，由骑兵第二团团长马光宗统一指挥驰援韦州。马鸿逵限定援军行程：7月2日抵达石沟驿，3日进驻惠安堡，4日拂晓前解除韦州城之围。

马光宗奉命率部自金积、吴忠一带出发，7月2日午夜12时抵达石沟驿集结。7月3日清晨5时，部队以骑兵第二团为先头前卫，向韦州以北的惠安堡疾速开进。3日上午，马家军行至惠安堡周边，探知惠安堡已被红军占领，当即致电马鸿逵请示行动方案。马鸿逵回电令其要么击溃驻守红军，要么绕道而行。马光宗清楚惠安堡筑有坚固碉堡，强攻难以得手，遂提议绕行避开惠安堡。马鸿逵未当即定夺，只告知待商议后再予答复。直至当日下午4时许，马鸿逵才来电准许马光宗绕道行军。傍晚6时，马家军再度启程，向韦州方向进发。

7月4日清晨，马光宗率部抵达十里墩，随即下令骑兵下马，徒步向韦州推进。马家军先投入五个营的兵力发起进攻：三个营攻打东关，一个营进攻北关，一个营进攻城东南角，剩余部队在外围策应。彼时红军正全力攻城，并未察觉前来增援的马家骑兵。待发现后方出现敌军援兵后，红军迅速调整部署，调转兵力回身迎战。激战至下午2时许，红军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短时间内难以突破，于是主动撤离韦州，转移至红城水一带，与当地驻防红军汇合。此次韦州攻城作战，马家军副营长马玉清以下数十人被击毙；红军仅有数人伤亡。

红城水地区反击战

红军撤出韦州后，马鸿逵当即命令马光宗率部即刻回撤。当地保安团及地方乡绅、富户担心援军撤走后城内守备力量单薄，再三挽留马光宗所部。马光宗随即致电上报马鸿逵，马鸿逵在电话中作出两点指示：“一、准许保安处骑兵第一大队大队长保德良率部留驻韦州，协同守城；二、由马光宗摸清红城水一带红军布防情况，伺机发起进攻。”

7月5日凌晨，马光宗派遣营长田凤翔带队前往红城水侦查搜索，主力部队紧随其后跟进。马光宗部抵达红城水后，立刻向上垣发起进攻。驻守上垣的仅有少量红军警戒部队，上垣很快被马家军攻占，马家军同时占据仅有残存旧城墙的旧红城水。此时红军主力驻扎在煤山。当日下午，红军自煤山主动出击，以密集猛烈的火力展开反击。马家军无力抵挡，被迫放弃上垣，退守旧红城水负隅顽抗。

7月6日凌晨，马鸿逵派参谋长马光天乘飞机飞临红城水上空侦察，发现战局对所部不利，随即紧急返航向马鸿逵报告。返航前，马光天所乘飞机投下四枚炸弹，造成红军人员伤亡。

马鸿逵接到报告后，再次派马光天飞抵红城水上空，向马光宗空投命令，令其立即率部撤退，以免遭红军围歼。马光宗接到命令后，即刻下令部队后撤。

此时战斗正呈胶着状态，部队难以脱离战场，红军已占据兵力优势，愈战愈勇。马光宗见形势危急，急令号兵吹号，指挥部队迅速撤出战斗。当日，马光宗收拢残部退回韦州。次日，经惠安堡撤返金积县。

关于红城水反击战，1936年7月13日《红色中华》报刊载报道：“我军之一部于日前在红城水击溃马全良部（约3个团），敌伤亡三百余人，我军缴获甚多，残敌一部退至黄河西岸，一部退守惠安堡。”红军主动撤离韦州后，马鸿逵误以为红军战力薄弱，可轻易击溃，随即驱使部队主动进犯，不料遭到红军迎头痛击。

稿件由吴忠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提供

W 往事回眸

油灯记忆

侯凤章

油灯一亮，四下豁然开朗。这份敞亮，全都源自那一豆灯火。豆子有多大，灯火就有多小。就这般豆粒大小的一簇微光，却能映亮窑洞，照透土屋，暖亮人心，更把寻常日子照得通透。白日，人们沐着日光谋生；入夜，便倚着这簇灯火度日，整个夜里的光亮，不过是豆点般微弱的火苗。



双层铜灯盘（资料图）。



药瓶子做的油灯（资料图）。



清油灯碗和灯盘（资料图）。



玻璃罩子煤油灯（资料图）。

我的故乡在吴忠市盐池县，小时候的家里，别小看那一点油灯，火苗微弱，一口气就能吹灭，可一家人谁都不愿也不敢轻易将它吹熄。灯亮着，日子便有暖意；灯一灭，四下骤然漆黑，生活瞬间失了底色。尤其是一家人各忙各的活计时灯火忽然熄灭：母亲飞针缝补衣裳，姐姐低头纳鞋底，哥哥伏案写字，父亲拨算盘记账，或是全家围坐吃饭的时刻，灯火陡然熄灭，黑幕霎时笼罩全屋，惶恐与惋惜涌上心头。众人连连叹息，却不知该怨谁，只能想办法重新点灯，心里都清楚，灯灭，不过是灯碗里油烧干了。

家中油灯配铁铸老灯架，铁制灯碗常年受灯火熏烤，裹着一层厚重的油垢，经年摩挲熏染，早已凝成油亮的铁疙瘩，牢牢嵌在灯柱与灯盘之间。整套灯架如一位沉默老者，白日静静立在窗台，听窗外风雨，伴家人度日；入夜便稳妥地挪至土炕中央。划燃火柴点上纤细灯芯，一小簇火苗缓缓摇曳，虽灯光微弱，却撑得起满屋暖意。火光映亮粗瓷饭碗，衬得粗茶淡饭漫出醇厚烟火气，也照见一家人围坐闲谈，絮说着细碎家常。

灯芯细软如小虫，浸在清油里，饱吸油脂，燃出一簇晃动火苗。灯头积了灯花，光亮便随之黯淡。母亲取一根细针，轻轻拨落灯花，灯花落在灯盘上，成了灰烬。灯花脱落后，灯火重又明亮，一家人的影子在土墙上摇摇晃晃。父亲盘腿坐在炕上，算盘噼啪作响，算完账目，便眯着眼伏在案上誊写数字。油灯将他的一举一动尽数投在墙面：端坐的身形、拨算盘时晃动的肩臂、记账时俯仰的头颅。墙上虚影与炕上真人两两相映，在清贫逼仄的窑屋里，格外鲜活生动。油灯从不会遮掩半分光景，忠实地映出父亲日夜操劳、勤恳谋生、一心盼着家境向好的模样。这般画面，唯有围坐身旁的儿女静静看在眼里，天上星月，全然无从窥见。

油灯将父母忙碌的身影映在土墙上，恰似一卷无声的旧影戏。年少的我们尚不懂得谋生的艰难，总凑到灯前摆弄双手，墙上光影流转，随手便能变出小羊、黄狗、小鹿、奔马等。我们笑得前仰后合，父母却始终埋头干活，手中活计不曾停歇。

岁月流转，老式清油灯换成了墨水瓶自制的煤油灯：瓶盖凿孔穿入细铁管，灯芯穿过铁管浸于煤油，燃出一小簇安稳火苗。煤油得专程远赴供销社购置，路途迢迢，得来不易，母亲管得愈发紧，家中常年只点一盏灯。晚饭时灯搁灶台，吃饭便挪到炕沿，饭后再移至炕中。

从清油灯到煤油灯，那一星微弱灯火，陪我们熬过无数清冷长夜，一步步引着我们走到如今万家通明的日子。而今灯火随处可得，我们反倒渐渐淡忘了那盏曾伴着祖辈熬过清贫岁月的小小油灯。岁月流转，人当真会弄丢心底弥足珍贵的记忆吗？纵使光阴渐行渐远，当年那簇摇曳微光，永远是心底最明亮、最温润的光。

W 历代诗词咏吴忠

塑造石坝

（明）王珣

河流两派绕边城，
保障平当一半兵。
不为板桥频建置，
肯将石闸创经营。
百年敢信居民逸，
此日应知水患平。
渠道汉唐依旧是，
山川形胜总生成。

【作者】

王珣，字德润，山东曹县人。明成化五年（1469年）进士。弘治十一年（1498年）10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宁夏，兼理军务。在宁任巡抚期间，“如集军旅，立州建学，广河渠，修设边防，增垦田粮……宽严得中，边人服之”。弘治十五年（1502年），以疾致仕。

【说明】

明中叶，秦渠堤坝久毁，汉渠又苦于无排水，今吴忠至灵武南水浸田地为患。王珣拟造石坝以除水患，未果。

【注释】

（1）两派：二支流。派，支流，指河东的秦、汉二渠。边城：边塞城镇。

（2）平当：平素充当。此句意指河绕边城起到防护作用，能抵得上一半守边的兵士。

（3）频：频频，经常。

（4）创：首创。经营：此处意为建造石闸的活动。

（5）逸：安逸。此句言石坝造成后可使当地居民百年安逸，不受水患之害。

（6）平：平息。

（7）依旧是：依然是原来的。此句言依然是汉唐时开凿的渠道。

（8）形胜：地势优越便利。

W 人物春秋

烽火长烟花马池 徐廷璋首筑河东墙

刘国君

徐廷璋，字公器，河南罗山人，景泰二年（1451年）中进士，任兵科给事中；景泰四年（1453年），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延绥。

成化八年（1472年），徐廷璋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宁夏。其时，正是宁夏镇北部边境战事频繁之际，驻牧于河套地区的鞑靼诸部每年都要从花马池带入侵。

是年，宁夏镇派兵士前往花马池营押送50余万草束，途中被鞑靼阿罗出（斡罗出）部袭击，士卒被杀，运输牛畜被抢，草束弃于路边道旁。驻花马池游击将军祝雄，都指挥韩英、郑云、黄璘得报后立即带兵救援，虽将牛畜追回，但对士兵的士气打击很大。事后，徐廷璋和宁夏总兵官沈煜将事情经过汇报兵部，兵部为了鼓励士气，请宁夏总兵官沈煜对祝雄、韩英、郑云、黄璘等人进行了奖励。

此次事件发生后，兵部调集周边部队，加强花马池一带防御：命陕西行都司都指挥使刘升任宁夏副总兵，赴花马池指挥防守；命陕西都指挥使陈辉任右参将，负责花马池防御。鞑靼部孛罗忽闻讯后，乘明廷所调大军没有集齐，聚众从花马池、兴武营入，长驱直入攻掠固原、安定、会宁、环庆等地。由于鞑靼诸部突然闯入，明军各营措手不及，不能有效防御追剿。

成化八年（1472年）7月，阿罗出部几乎每天都派轻骑四散进入花马池、灵州等地劫掠，并且填塞井泉，攻毁墩堡，气焰十分嚣张。8月，阿罗出部从花马池进入平凉、巩昌、临洮等州府境内，一个月内抢劫4000余户，劫掠人畜36.4万余。宁夏总兵官沈煜面对鞑靼诸部出其不意的攻掠，防不胜防，只好把宁夏前屯卫指挥使仇理升为署都指挥佥事，协助陕西都指挥使陈辉防守花马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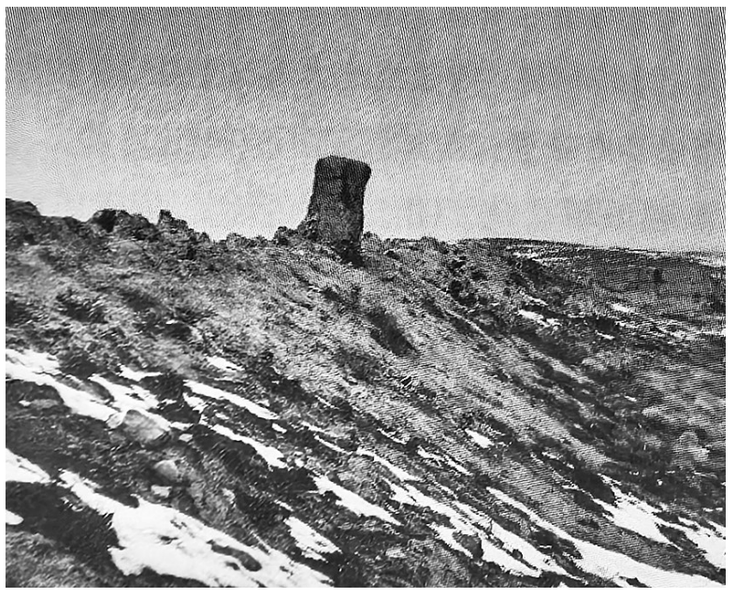
成化九年（1473年）1月，鞑靼部再次攻掠花马池，被平虏将军刘聚（王越参赞军务）率副总兵孙钺、游击将军王玺击退。

成化九年（1473年）9月，乩加思兰、满都鲁、孛罗忽部再次从花马池入侵。这一次，为了劫掠方便，鞑靼诸部把家眷、辎重都留在了红盐池，率领精骑联合进攻韦州。王越闻讯后，率延绥总兵许宁、游击将军周玉等4000余骑偷袭红盐池，斩杀留守红盐池鞑靼部族300余人，迫使鞑靼诸部远遁塞外。

根据杨一清在正德元年5月视察花马池、清水营河东墙后的奏报，徐廷璋所筑河东墙自延绥定边营以东石涝池地界起，至宁夏地方横城止，共长300里，沿边设有墩台71座。旧筑边墙高1丈，连垛墙3尺，底阔1丈，收顶3尺5寸，内除垛墙根1尺5寸，止剩2尺，官军难以摆列拒敌。墙外壕堑一道，深8尺，口阔1丈，底阔4尺，中间多有填塞平漫，止存形迹。墙里除兴武营、清水营、毛卜剌、红山儿四堡切近边墙，易于护守，其余大小城堡，俱各离边地远，声势隔绝。切缘前项边防，委地壕堑窄浅，墙垣低薄，墩台稀疏。这段长城是明朝廷在宁夏境内修筑的第一道长城。由于这道长城在宁夏镇东部黄河以东，因此又称为“河东墙”。随后，继任的都御史张祯叔、王珣又在墙外挖了4万多个“品字坑”，加强了花马池沿线的防御功能。

河东墙筑成后，从成化十年（1474年）到弘治十八年（1505年）的一段时间内，花马池至宁夏黄河东岸200余里，鞑靼诸部不敢轻犯。

徐廷璋在宁夏任职期间，积极改革盐政，团结境内贤达，加强民族融合，颇有政声。成化九年（1473年）4月，朝廷派员到宁夏对徐廷璋进行任职考察，获“九年秩满”，因之提升为右副都御史，仍巡抚宁夏。



徐廷璋修筑的河东墙。